

总是想得太多

小城小事 ◆ 戴蓉

这里不用担心 PM2.5 的数值。坐在人家院子里晒脊背，一棵“十八学士”茶花树上开满粉红牙白的花，每一朵的颜色几乎都不尽相同。转身去厨房倒杯水的时候，一只乌鸦俯冲而下又迅速飞起，估计已经成功地衔走了水斗里的饭粒或花盆里的草籽。南北通透的房子造得很高。“你们家怎么换灯泡？”主人朝大门口努努嘴，只见一架竹梯子大大咧咧地倚在墙上，地方够大，梯子不用也不必横放。

偶尔会去深藏在华侨新村里的庭院式咖啡馆坐坐。老宅子没有改建过，主人的门楣和石刻的楹联依然保持原样。院子一角的龙眼树长得十分繁茂，另一角是棵杨桃，无人采摘的果实熟极而坠，摔裂在石板地上激起一阵酸甜的果香，红砖墙上的爬藤植物细看居然是西番莲。穿过长长的走廊，发现老宅里最后一排原先的佣人房，咖啡馆用来做了工作间。二楼阳台的老式木门是用门闩开关的。咖啡馆的小黑

板上写着，元宵节二楼有民谣弹唱表演，名为“围炉夜话”。据说咖啡馆的老板是民谣歌手出身，难怪厅堂里的方桌上随意摆着一擦看着没有什么市场号召力的冷门CD。

有人在厨房给我炒菜。比起请我去饭店点几个菜，高谈阔论两个小时的人，我更愿意看着他坐在小凳子上慢慢择菜，耐心地撕去甜豆上的筋，大火炒了，煮一锅牛肉汤，然后盛出白米饭来招呼我。他给我冲咖啡，放在深褐色玻璃瓶里的越南咖啡，用泡红茶的茶器冲来喝也没什么不妥。我盯着茶几上那本《挪威的森林》看了几眼，他说那是周末附近的集市上买的，书都论斤卖，一次买个几本也就花个几十块。从前的翩翩少年，如今两鬓悄悄染了霜。彼此过的都是寻常日子，也就没什么好唏嘘，只是隔了一段日子再相见，时间的重量忽然从头顶倾泻而下。坐在书桌边写作业的男孩，眉目之间依稀有他当年的影子。

让思想拐个弯

接电话，如今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必需，但座机已经属于冷门，最多的就是接手机，有人成天拿着个手机在那里接听，包括短信、微信，再加 QQ，好像人生的重任已经改成话务了。其中还不算他们自己主动打出去、发出去的，如果加在一起，估计一生的多半时间都在与电话打交道。

其实，电话普及也就是近 20 来年的事情，记得 20 年前我在我家里装了个座机，还排了半天队，等了一个月，最后终于通话了，特意吃了顿烤鸭以示庆贺。再往前，想装电话需要找关系、送礼，还要低三下四。更往前，家里有个电话是身份的标志，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摸过电话机。

都市专栏



周刊 第 341 期

接电话

◆ 顾 土

1966 年以前，我住的那个大院有两个公用电话，一位老大爷专司看管。那个年代不像现在，什么都靠青年男女把守，而是以老大爷为主，有看门老大爷、看自行车老大爷、看电话老大爷、看仓库老大爷，还有看厕所老大爷、看澡堂老大爷。1966 年后，看那两个公用电话的老大爷不知去向，据说出身有问题，于是，电话成了我们这些孩子的玩具。我们每天守在电话机附近，一听铃响，立马跑过去，拿起来就胡扯，气得对方大吼。最后，电话干脆被摘走，直到 20 年后才恢复。

过去，接电话是享受、乐趣和任务。领导在里面发指示，被领导的在里面接受指示；亲朋好友可以在那里煲电话粥，家长里短；后来又有了热线，也可以对着陌生人一吐衷肠，还可以询问些不三不四的问题，只是电话费昂贵。

现在，接电话是痛苦。铃声一响，接起来一听，居然问你卖不卖房子。好在当今买卖房屋也是赚大钱和乔迁新居的标志，假如放在旧

的时代，那是败落的结果。还有问你要不要抵押担保，这在从前也是倒霉后的内容，可今天，贷款生活、贷款发财、贷款消费是先进的理念，被人追捧，所以也不能说不好。至于那些想不想理财、想不想买金子、你中奖了，更是五花八门。我接的电话和短信，其中有八成是推销，开始还耐心回答，说明理由，后来不厌其烦，干脆挂断。但是，最近遇见几位上了年纪的老者，发现他们对接电话另有一番感受。

他们告诉我，自从退休后，电话日益减少，等到那些老朋友、老亲戚都一一故去后，只剩下儿女的电话，如果不是为了孙子，一周最多一个。寂寞难耐之下，接听那些广告电话成了乐趣，还乐此不疲，在电话里面与对方谈天说地，排遣余生。他们打发闲暇的方式当然也自有道理，只是千万别遇到骗子。现在老人遇见骗子，一骗一个准，估计与无聊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前人的这句话，确实有所依据。

本埠生活录

珍版小天堂

◆ 石 磊

上海我城，是颇有一些小路细径，可诗可词，宜晃宜叹的。于阴寒漠漠的晚冬，菲薄的日影里，随意拣一径晃进去，常常竟有，珍版小天堂的浩叹。

比如，这一路。

极细窄的路，完全不招摇，繁华都会里，一抹淡笔轻轻荡开。某日走过，路侧一栋枯旧老楼，再素净不过的样子，楼门口的信箱旁，贴一枚花花纸，屋里有小猫咪数枚，欢迎领养，云云。寥寥几语，夹中文夹英文，一望而知，出自鬼佬生手，结结巴巴通读一下，真真生趣。原来，这样寂静的老楼房里，亦寄居着一枚天边远客，以这样张爱玲兮兮的方式，微露一点屋里日月的细节。沉吟完了，继续往前走，却走不动，前边即是喧哗不已的弄堂

馄饨摊子，吃饭时辰，安徽妹妹竟忙得声嘶力竭。如此一动一静一冷一热，便有了层次，一弯细径，亦饱满起来。

略往前走几步，是一间不施脂粉的咖啡铺子，吱吱嘎嘎的黑色木门，推进去，倒是宽敞的。坐下吃点东西，店主太太浅笑盈盈招呼上来，做的是日式素食餐点。小小讲究的粗陶餐盘，菜泥兮兮的汤，极稠极厚，那么墨绿一盅，咽下肚去，肠子都青了。头盘煎老豆腐，秘炼的花生酱，淋得密不透风，滋味瞬间厚重起来。主菜是仿真牛排，黑漆漆一方，一口下去，竟有牛蒡大粒粒暗隐其间。一卷粉艳的彩椒，一切浓绿的西葫芦，密密切切伴在一侧，这就略略有了一点京都的姿色。最后一碟净素芝士蛋糕，浇一

大勺樱桃果酱，馥郁浓情，阳关三叠。男女闺蜜在两侧，频频大叹小叹，男闺蜜毫不犹豫摸出手机，闪闪拍个没停。

店主太太，极端纤细东南亚女子，刘胡兰短发，波希米亚棉布袍子，眉眼淡静离尘，人生轻拿轻放。饭后随缘闲话几句，竟掏心掏肺讲了个把小时。原来素食咖啡之外，人家后面还有瑜伽馆子，全球老师轮流坐庄，店主太太细细声告白，我们的乌克兰老师保加利亚老师，都很不错。过了春节，要加油，开工做一个日式庭院，将这面墙，改做玻璃，下趟你来，便不一样。

推门出来，隔壁是希腊小铺子，十块钱喝杯红酒，看看橄榄蜂蜜小饼干，蓝蓝白白，十分洗心洗脑。

再转一个弯，是间有机食材铺子，随堂热卖有机饭食。跟闺蜜坐进去，喝杯花草茶，拉开椅子的一刻，跟闺蜜叹，看看，午后三点，满堂都是，女人女人和女人，男人都喜到哪里去了？闺蜜一尘不惊，呵呵，女人女人和女人，遍地都是，不需要男人的女人。

喝完滚茶出来，对面迎头，音乐学院附中。没精打采的学琴孩子，精神褴褛，慢腾腾走在冬日夕阳里，看着，一路心寒到底。

繁华与寂寞

我的清迈生活 ◆ 赵 波

清迈是泰国的一个小城。邓丽君有一首著名的歌名叫《小城故事》唱的就是清迈。她和张国荣一样喜欢这里。张国荣在清迈四季酒店曾有一间长包房。而丽君她甚至是在这里的一个酒店客房香消玉殒。

清迈的生活是自在而缓慢的。可以去外面见个朋友喝杯咖啡，一天也就过去了。可以在房间里不出门听歌想心事和网上的朋友聊聊天一天也照样过去了。人变得越来越懒，懒散，懒惰，懒洋洋，给自己做点东西吃。翻点东西看看。东摸摸西找找。一天又过去了。来泰国之前我曾有很多计划，比如要写三本书啊，要给自己的书里亲自画插图呀，要准备开个客栈，做个图书出版公司啊，诸如此类想得很多。可真的来了以后吧，连本来要写的报纸专栏都一拖再拖懒得写了。

生活越来越成为一种情绪。自在自由，发呆，享受闲适。慵懒。沉默但是快乐。

当然也做了很多事情，也完成了很多成就感。比如很多时间泡在网络上，从早晨睁开眼就会摸手机，临睡前也会打开手机电台听着做电台主持人的朋友熟悉的声音和那些伤感的情歌睡觉，进入梦乡。

一天更新很多很多微博，微信，甚至刷屏刷成了杨锦麟先生的

有报天天读。我每天早晨看各种各样的报纸新闻小报消息然后发表各种各样的评论。看客很多，其中就有在香港电视台工作的人，于是杨锦麟真的在微博上首先关注我了。他的夜谈节目的负责人还邀请我 2 月底去香港做他们节目的嘉宾。

好像没有做什么工作又好像做了很多，客棧也真的开起来了，就在清迈，名叫有缘人。是加盟一家朋友现成的店，有五个层面，楼顶是花园酒吧。楼下有各种型号的大小十个房间。古老又带有新意，卫生间的玻璃都是迷彩感觉的。还有嫁到泰国曼谷的姐姐还给我带来一个小邓丽君的故事。她出生在曼谷农村，不会说中文却在六七岁的时候突然开始唱邓丽君的中文情歌。她的在曼谷城里打工的父母通过机缘认识了我的南京姐姐，于是我姐姐惊讶地发现她的一招一式甚至转身时的习惯动作都是邓丽君的。更奇怪的是她知道自己的前世是她，还记得过去台北家中她爱坐的椅子，纱帐的颜色，看到电视里成龙出来会有不屑表情因为他曾经待她不好。她母亲要她别早恋时她说她的心有六十岁了。有时成熟得奇怪，有时又还是十二三岁的天真。

泰国真的是一个奇怪的地方。每天都能感受到故事。
2014.1.23 于清迈大学旁

西南的琐事尘语

精细赞美 ◆ 洁 尘

最近在微博上看到香港当代美术馆官方微博上发的一幅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的照片，是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在罗马会晤时的一张留影。配文有趣，说，“卡尔维诺与博尔赫斯这两位伟大的作家只有过一次邂逅，那是在罗马。卡尔维诺对博尔赫斯表现出了相当的敬意。照片中倾身的卡尔维诺与侧耳的博尔赫斯，笑容可掬的卡尔维诺与毫无表情的博尔赫斯，紧握着椅子扶手的卡尔维诺与持杖击案的博尔赫斯，内外穿着深色服装的卡尔维诺更接近室外的光和室内植物的阴影，博尔赫斯则任由其白色身影映衬在古典的家具装潢以及精致的茶盏之间：就像是十七世纪印度莫卧儿细密画中的男女主角那样，‘他们的目光从不交接。’”

熟悉世界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卡尔维诺的恭敬和欣喜那是一定的，以他的顶级文学才华而言，能让他心悦诚服的同时代的同行，大概也就只有博尔赫斯了。至于说博尔赫斯的表现那也是一定的，因为他是个盲人。

我最感兴趣的其实是这句话：像是十七世纪印度莫卧儿细密画中的男女主角那样，‘他们的目光从不交接。’”

深的爱慕，一般来说，是会躲避对方目光的。这是有过恋爱经历的人都知道的。但这也不是我对于这句话的兴趣点所在。我感兴趣的

是：细密画。

很多年前，看根据村上春树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的日本电影《东尼泷谷》。主人公是一个精细插图作者。所谓精细插图，在片中有所呈现，那就是几乎是用点而不是线构成的插图。在电影中有一段是男主角东尼泷谷专心绘制一幅植物插图，用点在画一片叶子。

对于绘画，我有一个迄今为止没有改变的审美倾向，那就是对精细笔触的偏好。

对于有这种偏好的人来说，在细密画面前一定是绕不过去的。

细密画本来是一个专有名词，是一种传统的绘画种类，它最早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地中海沿岸，是一种贵族艺术，笔触精密，材质考究，采用珍珠和彩色宝石作为颜料，绘在羊皮、象牙板和木板上，后来也绘在质地精良的纸上。也有绘在各种器具上的。题材多为肖像、风景、静物、传说等，为王公贵族相互馈赠的名贵礼物。据说，细密画所采用的画笔有时候仅就是一根毛发。

到了后来，细密画在波斯艺术中登上巅峰。16 世纪至 19 世纪，印度莫卧儿王朝继承了细密画的传统并发扬光大。现在一般来说，细密画这个说法用于包括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突厥文化、印度文化以及中国西藏文化中的绘画风格。精细的笔触、漫长的创作时间和所蕴含的巨大的耐心，本身就构成了艺术的核心。

诗歌口香糖

无 题(341)

◆ 严 力

- ➔ 花朵全力以赴奔放也全力以赴地冲向凋谢花朵不会去托住自己的花瓣
- ➔ 更为生命的循环大做广告
- ➔ 在身体零件的置换还没发明前换来换去的只能是服装
- ➔ 物以类聚还包括那些打着领带的词汇喜欢在广场上口若悬河
- ➔ 他进入情感波涛时以畅游四海自称却又迫不及待地 在对方的网中筑巢